

# 宗教多元主义的意义与价值

## ——对约翰·希克宗教多元主义的本质主义解读

杨乐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简介] 杨乐强(1961-),男,湖北黄冈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博士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宗教哲学研究。

[摘要] 在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主义语境中,终极实在是宇宙的本体,信仰的源泉,它通过多元文化得以表达,通过不同信仰得以彰显,从而形成了从不同角度折射终极实在的多元的宗教传统和多样化的信仰体系。这些传统和体系呈现出共同的从自我中心向实在中心转变的救赎论结构,展陈出多元的但又是信念上同等有效的渡舟方式。因而,各种宗教本质上都是文化生成物,都有其反映终极实在的有限性,同时,也各有其主体认同的价值合理性和彼此间的平等性。宗教多元主义倡导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在面对当今世界的多重挑战中展现其对话价值和实现人类和平的意义。

[关键词] 终极实在;救赎论;宗教多元主义;宗教对话

[中图分类号] B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1-0086-05

全球化处境中的宗教相遇带来了宗教间关系演变的多重变数和不确定性,也为在宗教领域张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供了重要契机。英国比较宗教学者、普世伦理的倡导者约翰·希克(John Hick, 1928~)所提出的宗教多元主义理论正是一种谋求宗教间和平关系建构和诸信仰群体和谐发展的尝试。这一理论认为,不同宗教传统具有共同的本体基础和相同的救赎论结构,各大信仰系统在再现终极实在和展示救赎论结构过程中,既具有文化上的多元性,又具有信念上的平等性,不同宗教应通过宗教对话走向和谐共存。对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主义进行本质主义解读,旨在说明希克建构“终极实在”这一范式的本体论意义,发掘救赎论结构特征的生存论意蕴,彰显文化互动中范式更新及其对话价值,从而表明宗教多元主义对于促进宗教和平的总体意义。

### 一、终极实在:从宇宙本体到诸信仰的多元文化彰显

“终极实在”是希克多元主义理论的基石概念,也是希克用来统摄诸信仰体系的形上本体范式,常常被希克等同于世界的本质或宇宙的本体。在希克的著作中,终极实在有时又叫做神性实在、终极实体、终极者、实在、实体本身等等,意在强调终极实在在被用于主要的有神论和非有神论传统这些“非常不同的认识、体验和回应方式之间所具有的中立性质”<sup>[1]</sup>(第11页),突出终极实在对诸宗教体系的超越和统摄维度,在张扬终极实在与人格实体或非人格实体的非同一关系的同时,彰显终极实在与世界之本质的不言而喻的同一关系。在希克看来,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空”和印度教的“梵”等等,这些不同的崇

拜和冥想的中心与实体本身并不相同,而是以不同的方式为人所构想的实体。借用康德的类比来说,它们都是本质的实体本身的现象表现。问题在于,终极实在作为本质,作为实体本身,它到底意指什么?这种作为本质的终极实在或作为实体本身的实在,又是如何转化为各大宗教传统的至人格中心或非人格中心的呢?

对于前一个问题,希克指出,实在是不含心灵在其意识活动中所投射给它的东西的,“实在必定处于绝对的奥秘之中,超越于我们的知识和理解的范围”<sup>[1]</sup>(第237页)。在希克看来,“终极实在超越了人的所有概念”<sup>[2]</sup>(第104页),它独立于人的心智活动,概念上不可定义,语言上难以言说,它所拥有的性质,是人类观念体系无法表达的。因此,终极实在实际上是一种无始终无边际的无限,是作为人类在从可触知的到半可触知的到不可触知的世界中生长出无限观念之源的本体或始基。如果说,对于19世纪宗教哲学家缪勒来说,无限和秩序观点是人类宗教观念滋生的基础,那么,对于希克来说,实在或终极实在则构成了全部生活和所有宗教认知的基础,构成了信仰的源泉和秘密。

既然作为本质的终极实在不可言说,那么它又是如何构成宗教的基础并升华为各种信仰传统的至上中心的呢?希克指出,人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实在的观念和知觉,其一是“心灵的观念图式和解释性活动都进入人对实在的既属神又属人的所有意识之中”;其二是,“不只具有一种造就人的方式,也不只具有一种概念解释模式,许多造就人的方式在主要的文化传统中早已形成,并使人类有能力和责任通过明显不同的途径意识到实在者”<sup>[3]</sup>(第105页)。“通过二元论的人格主义的透镜,人们把实在看成和回应为人格的;通过一元论透镜,人们把实在看成和回应为非人格的。”<sup>[2]</sup>(第99页)即是说,无论人格性的神还是非人格性的绝对者都不过是人的精神观念的投射,是实体的普遍临在和特定的人的概念图式以及相随的精神实践的共同产物。换言之,不论是闪族宗教的人格神或佛教与道教的非人格的存在(如空或道),均是各宗教传统用自己的方式体验到的终极实在的不同样式。因此,没有一个宗教传统可以说它的真理是惟一的真,而只能说是通向终极实在的一个可能的有限窗口。

把终极实在作为全部宗教的基础,至少具有如下三点意义。

第一,打破了每一种宗教传统尤其是基督教传统的自我中心的实体观。各大宗教信仰中被视为绝对的本体中心无论是位人格性的神还是非位人格性的绝对都只不过是与特定文化相关联并受其限制的一种次终极实体,它虽然具有神秘而又神圣的性质,但它绝对不可能就是那不可言喻的具有无限属性的终极实在本身。把每一宗教传统中所绝对化了的本体或至上中心,视为反映不可言喻的终极实在的次终极实体,这显然是一种认知方式的解构,它消解了思维方式上的绝对主义,赋予每一宗教传统以一种相对的价值合理性和文化上的生成性,因而对于信众而言,特定宗教的真,只是一种相对的真,其合理性只是其信念上的合理性。

第二,在基督宗教中引起了神学上的“哥白尼革命”,即由信仰上以“地心说”方式表现出来的自我中心转为信仰上以“日心说”方式表现出来的实体中心的革命性认知的改变,就基督教而言,就是从恪守基督中心的信条转向以终极实在为中心的信仰。从认知上看,是否立足于终极实在,是否依据终极实在看待人类宗教生活,反映出宗教视域中感性与理性的对立。从信仰层面上看,是否转向以终极实在为中心的信仰,显现为自我中心与非自我中心价值取向的分野。信仰上的“地心说”,如同天文学上的地心说一样,恪守的是经验认知和时空范围的直接感性,奉行自我中心的价值导向。信仰上的“日心说”,建基于作为宇宙之本体的终极实在,坚信理性认知和宇宙本体的间接抽象,必然趋向非自我中心的价值旨趣。

第三,以一多关系厘清了宗教的多样性及其关系。在宗教史上,宗教是多样性的,不同宗教之间具有十分重大的差别,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当代,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不同人种的全球流动,宗教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已成为不同信仰的人群遭遇到的直接处境。尤其是,在流动交汇着的不同信仰群体中,宗教上的同质性和相似性与宗教差异性一样醒目且令人沉思。在这种态势下,建构终极实在这一本体范式,把各种宗教统一在终极实在的基础上,并把这些不同的宗教看成是反映终极实在的窗口,看做是对终极实在的多元彰显,我们就易于从终极实在这个“一”观照到宗教的“多”,又能从宗教的杂多和差异

看到它们的统一的基础或共同的始源,从而厘清宗教间的复杂关系,为谋求宗教和谐共存提供方法论的钥匙。

## 二、救赎论结构:从自我中心向实在中心转变的多元生存之道

希克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期”这一概念,指出约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是人类文化建制、各种文明格局创设的时期,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典章、规范和价值取向通过信仰和道德的实践,开启了人类不同种群在轴心后的历史长河中从自我中心向实在(非自我)中心的转变。这个过程,希克称之为救赎论结构。就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这四个主要的世界宗教传统而言,它们实际上展陈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共同的救赎论结构,“它提供了从一种根本上难以令人满意的状态到一种无限美好的情境的转变”<sup>[2]</sup>(第 69 页)。它宣称我们目前尚未与之结合的那个终极者、实在者或真实者是良善的、仁慈的、是应该加以追求加以回应的,因为“终极的实在者也就是终极的价值”<sup>[2]</sup>(第 69 页),救赎论结构具有价值导向性,因而追求意义和价值的实现,也就必然进入到救赎论结构之中的转变历程,即或者通过对神恩做出回应的信仰,或者通过对真主的完全顺从,或者通过走向解脱觉悟的灵性修持和灵性成长而迈上通向实在者的道路,“在每个救赎论结构中,拯救/解脱就源出于从自我中心向实在中心的转变之中,从而构建出一种新的无限美好的生存品质”<sup>[2]</sup>(第 69 页)。

救赎论结构展现出人的生存的过程性、各种宗教救赎的同质性和救赎论语境的不完美性。

首先,人是未完成物,人始终作为过程而存在,人的生存始终表现为一个从当下状况到彼在的理想状态的演进过程,表现为从已达到的状态向更高情境的永恒运动,也许“千百万年之后的人类可能更聪明,道德上更成熟,在组织其社会生活方面比现代人更成功”<sup>[2]</sup>(第 135 页),但尽管如此,人的潜能依然能够造就人的生成的现实性,“当我们观察不同传统中圣人的生活和聆听那些神秘主义者的经验时,我们看到已揭示出来的人类潜能的各个方面,而且它们也将在我们自己身上实现”<sup>[2]</sup>(第 135 页),人的潜能的实现不是永远保持我们当下这个自我封闭的个体生存,而在于放弃小我,“在纯洁人性的更高程度上的协同生活中克服自我”<sup>[2]</sup>(第 136 页)。在一个互爱的完善的共同体中超越其自我界限,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实现与实在合一的美好生存品质。

其次,人又是“依据构成世间文化的各种造就人的具体方式成长起来的”<sup>[2]</sup>(第 30 页),不同的文化传统展陈出“造就人和参与人类历史的各种具体途径,正是通过这些不同途径,人们以种种不同方式体验到神圣实在的在场”<sup>[2]</sup>(第 41 页)。因而,无论是在闪族传统的信仰世界中还是在非闪族传统的信仰世界里,人们都能“找到生存的终极意义,并度过生死难关;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从自我中心向实在中心推进”<sup>[2]</sup>(第 42 页)。这个向非自我的实在的转向,在宗教上就表现为救赎或解放,基督教徒称之为得救,印度教徒称之为解脱,佛教徒称之为涅槃或空,道教徒称之为得道,名称虽不同,但本质上却是共通的,即都是以实在为取向(脱离自我中心)的途径。换言之,各大宗教提供了种种“可供选择的救赎论的‘空间’或‘道路’,在这些‘空间’里或沿着这些‘道路’,人人都能获得拯救/解脱/觉悟/圆满”<sup>[2]</sup>(第 36-37 页)。救赎论结构表明,“尽管不同群体的人可以各持一套又一套彼此不相容的理论,但这些理论都各自构成了能带来拯救/解脱的思想框架”<sup>[2]</sup>(第 94 页);尽管各种宗教“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但仍然是人类的生存从自我中心向实在中心的转变”<sup>[2]</sup>(第 92 页),换言之,信仰的终极目的是把信者从自我中心转向实在(非自我)中心,从而依据这种认知,我们就既能够从各种传统的不同洞见中受益,又能通过其它传统体验实体的方式及其阐述来丰富和扩展我们自己的生活。

但是,救赎论结构在显现为各大宗教的拯救/解脱的具体语境过程中,又都是不完美的。“各大传统都有道德上含混的历史,它们都曾是复杂的善恶混合体”<sup>[2]</sup>(第 36 页),即既交织着大量的善,也记录着不计其数的恶。希克提出多元主义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宗教多重作用进行严肃的分析,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负面作用进行揭露并展开全面的批判。在他看来,张扬宗教的拯救/解脱维度,批判宗教的

邪恶趋向,都是多元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他指出,把宗教在整体上看做拯救/解脱的语境,并不意味着对宗教没有进行区分、批评以及予以公开谴责的余地,事实上,并非每一种宗教运动“都是完美的语境,或者说它们每一方面都同样带来拯救的或事实上是拯救性的”,“世界各大宗教既成为大善行的原因,也成为大恶行的原因。它们完全的绝对主义已造成集体性冲突,也被用于为战争作辩护,并且强化战争的残暴性”<sup>[3]</sup>(第50页)。希克指出,就基督教徒能够在其他宗教历史之流中列举出来的每一种丑恶而言,在他自己的宗教历史之流中也同样明显地存在着,因为“基督徒秉持的信念,涵盖了从崇高到荒谬的所有层次”<sup>[2]</sup>(第68页),基督徒的实践,包含着从圣洁到邪恶的诸方面,“从第一个基督徒皇帝康斯坦丁的时代到当代,已证明基督的绝对性可毫无困难地用来为邪恶作辩护”<sup>[3]</sup>(第120页)。基督教反闪族主义从预备到大屠杀,基督教对西方中心主义和世界等级化的辩护、对殖民主义的美化,对男权中心主义的张扬等,足以表明“实际上不可能对这些通常无法比较的邪恶作出孰重孰轻的权衡”<sup>[2]</sup>(第84页)。因此,实现宗教对于人的脱恶趋善的生存品质,实现救赎道路的和人的生存的伦理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 三、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从范式更新到宗教对话和人类和平关系的建构

希克的宗教多元主义具有多重价值,其形而上的本体价值在于从宗教的源泉或诸宗教之上言说宗教之共同性;其形而下的实践价值在于推动宗教的对话,从诸宗教的伦理实践中寻求和平关系的建构。形而上的价值在逻辑上优先于形而下的价值,但在实践上却是服务于形而下的价值的。

首先,约翰·希克用终极实在把不同宗教统摄起来,强调各种宗教是对惟一的实在者(终极实在)的多样化的文化表达,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中,呈现出共同的从自我中心向实在中心转变的救赎论结构,这种将诸宗教还原到一个本质和一个共同的救赎论结构的努力,反映了希克用现象学超越神学,用形而上学超越教义学的价值旨趣。这种从人的内在体验和意识能力的提升而不是从教义或经典的维护来探究宗教现象的价值旨趣,必然是以摧毁基督教核心概念的传统解释为代价的,但是,“作为主要的利益,多元主义阐明了世界各大传统之间令人困惑的关系”<sup>[2]</sup>(第96页),宗教多元主义所进行的范式更新,为人们从新的角度审视宗教间的关系、避免绝对主义和排他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世界伦理的倡导者、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指出,“过去的宗教范式的持续性顽固性以及竞争性在今天可以算是宗教内部以及宗教之间的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不同路线与派别、紧张局势、争执以及战争的主要原因”<sup>[4]</sup>(第165页),他并且指出,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则没有世界的和平;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则没有宗教的和平;而不进行宗教基础研究和范式更新,就不可能有宗教对话。汉斯·昆从张扬世界伦理的角度,看到了宗教研究中形而上学跃迁和范式更新的核心意义。而约翰·希克正是抓住这一核心进行范式更新和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跃迁的,他的宗教多元主义以终极实在为形而上学之本体,以救赎论结构为生成论法则,以伦理准则的多元实践为价值取向,通过赋予各种宗教现象以派生性、非完备性、过程性和多元性达到对宗教排他主义和宗教包容主义由于其绝对性和普遍性而形成的困惑、对立、冲突的超越,从而形而上学层面厘清宗教间的多元化状态及应然性的和谐关系,这是建构人类和平的必要理论预设。

希克除了建构“终极实在”、“救赎论结构”等范式和价值模式彰显多元主义的本体论旨趣之外,还身体力行,致力于开展真诚的宗教对话。为本着寻求真理或“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的态度来进行对话,希克倡导趋向以终极实在为中心的信仰,并主张依据宇宙的含混性和终极实在的本体性,重新诠释基督教和其它宗教的教义;其次,检讨基督教在自身演变过程中的双重作用,谴责其对人类生存的负面影响,特别批判了其在形成欧洲中心主义和一系列战争中的圣化功能,指出现实的邪恶与宗教上的邪恶具有内在关联性;最后,创新地提出宗教多元平等观,进而为多元宗教对话提供了一个可考虑的合理选择。

总体上看,希克所主张的对话既要求教义的改革,对不同传统信念和实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对宗教他者的意识更新,又要求突出实践上的互动和对话对于通过文本诠释认识宗教他者的优先性,通过实践层面的持久接触,“在信仰间对话中人们越来越彼此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互转变,每一方都

丰富对方,也为对方所丰富”<sup>[3]</sup>(第 151 页),从而达到信仰平等、认知平等、伦理平等、人格平等和价值平等的人类和平的世界。

由于希克的宗教多元主义将信仰者与信仰对象的关系降解为信仰者与信仰者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宗教之间的关系,通过把信仰的复杂性还原到抽象的本质和共同的结构,为宗教间的和平关系的建构和宗教对话的实践作出超越诸信仰的理性预设;由于它旨在要求各宗教传统的信仰者在神学上求得共识,所以这种努力无疑会招致后现代主义的负向认同,并且在短期内可能无助于实际的宗教问题的解决。但是,从急用先学、急务先做的角度言,可以先通过一般事务性对话确立彼此可以接受的互动守则,如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认识彼此、互相尊重的共同规则;再在这个基础上搁置宗教争议,转向谋求非宗教问题的解决,包括扩大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共识、公民社会的建设,进而携手解决共同面对的课题,如生态危机、人口爆炸、过度的贫富不均、贪污等,重新建构“有利于宗教对话的条件”,这种绕道而行的方式,是多种可选方案中一条策略性的途径。换言之,宗教对话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业,它需融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人种的持续互动之中,通过多元整合,才能实现其对于人类和平建构的精神价值。

### [参 考 文 献]

- [1] Hick, John. An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n: Human Responses to the Transcendent[M]. London: Macmillan, 1989.
- [2] Hick, John. Problems of Religious Pluralism[M]. London: Macmillan, 1985.
- [3] [英] 约翰·希克. 信仰的彩虹——与宗教多元主义批评者的对话[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 [4] [瑞士] 汉斯·昆. 世界伦理构想[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责任编辑 严 真)

## Meaning and Value of Religious Pluralism

YANG Leqi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YANG Leqiang (1961-),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Wester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bstract:** In Hick's context of Religious Pluralism, the Ultimate Reality is the noumenon of cosmos and the source of faith; it has been expressed through multiple culture and manifested through different faith. All the plural religious traditions and multiple systems of faith have been refracting the Ultimate Reality from various angles, at the same time these traditions and systems showed the common soteriological structure within whi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existence from self-centredness to Reality-centredness, and revealed plural but equal way of salvation, so, every religion is in fact the result developed by culture, it is limited when it reflect the Ultimate Reality, but also reasonable valuably and equality each other. In facing the various challenges in the world of today, Religious Pluralism proposes that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and see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shows its value of dialogue and realizes its meaning for human peace.

**Key words:** ultimate reality; soteriology; religious pluralism; religious dialogue